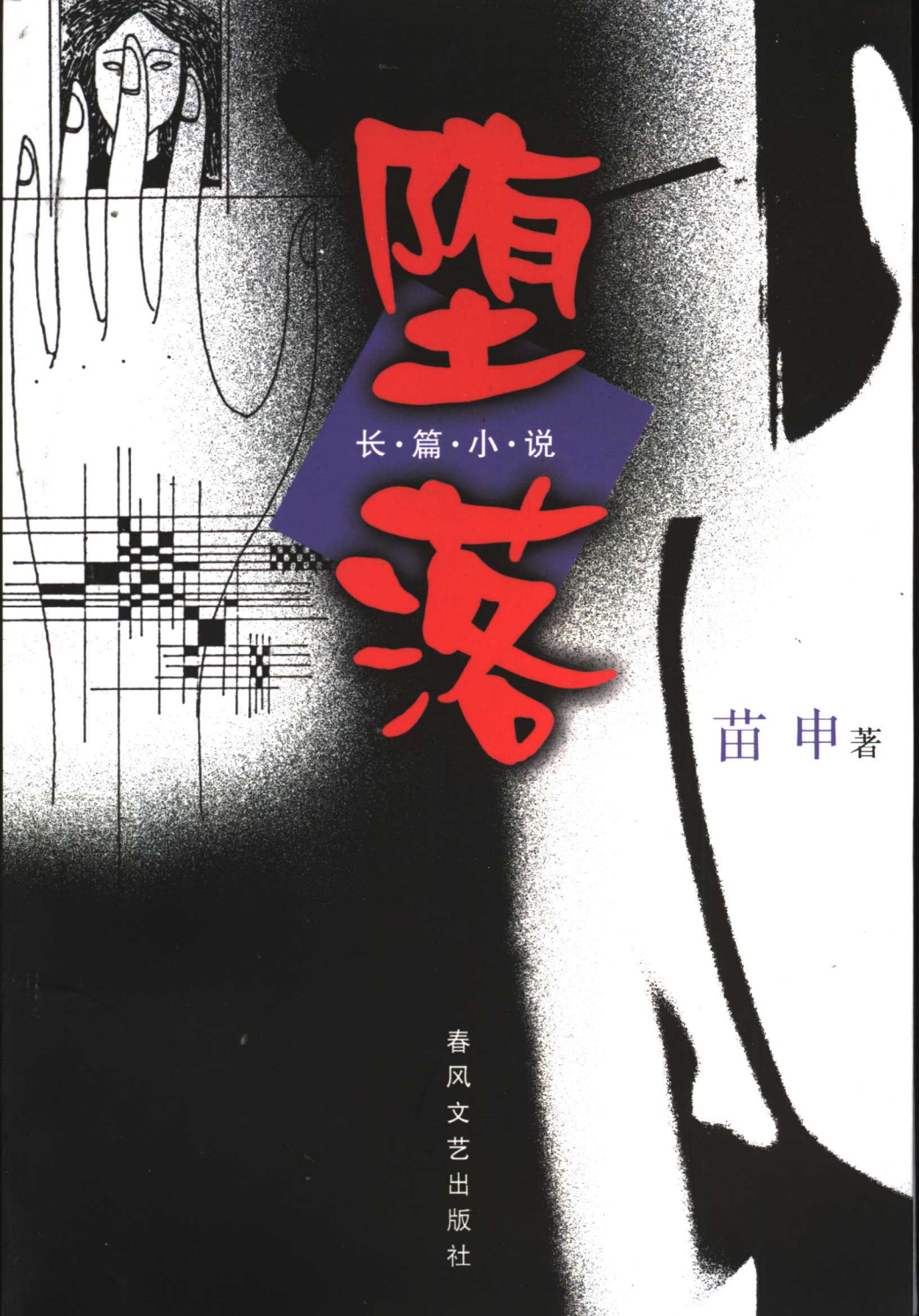




堕 落

长·篇·小·说

苗 申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堕

DUO LUO

落

苗 申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苗 申 200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堕落/苗申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8
ISBN 7-5313-2593-4

I. 堕… II. 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2300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336 千字

印数: 1—10 000 册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张玉虹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3.00 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章

当命运之索将不可救药的绝代佳人尹芙蓉牵上刑场，面对行刑队员手中乌黑发亮的枪口时，她本已混沌不清、一片空白的脑海中浮现的竟是 22 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和那条通往绝境的泥泞小路——

没错，当时下着雨，雨很大很急，鞭子一样抽得她无处躲藏，除了本能地抱紧怀里出生不到一个月的私生子。被父母赶出家门，除了死还有别的去处吗？尹芙蓉——那会儿的尹晓荷没有答案，没有答案的局面便生成、巩固着她以死雪耻的念头。于是死的念头强烈地占据了意识中心，她毫不犹豫地怀抱孽种冲出家门钻进雨幕，穿过红石镇南面玉米田里的那条土路径直来到了铁轨上！

这不是一个预谋的结局，但尹晓荷别无选择。

更可悲的是没人阻拦，没人追赶，包括父亲母亲还有妹妹，这愈发坚硬了尹晓荷的绝望。那一刻她挺立在铁轨中央的身心几乎丧失了知觉，死亡对她已嬗变为一种本能，一种躁动中的企盼。有那么一会儿，她甚至以为雷声雨声是一种鼓舞和喝彩，在为自己加油。

列车终于在企盼中出现了，带着死亡的力量隆隆而来，看不清是内燃机还是蒸汽机，可见的惟有那盏雪亮的车头灯，那像是一个召唤，一个磁场，吸引着等待死亡的尹晓荷不假思索地迎头赶上，急不可耐地扑向那一团雪亮……

事后想起,完全尹芙蓉了的尹晓荷确认是天意留下了她和孩子的性命——当死亡将至,老天爷很恰当地送来了一个震耳欲聋的炸雷。这倒没什么,问题是它惊醒了襁褓中的婴儿,那个孽种,他没命地嚎丧起来,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

结果孩子一哭,延续了尹芙蓉之后 22 年的苟延残喘,她在最后时刻不能自己地跳离了铁轨,滚下路基。当死神舔着血红的嘴唇轰然远去,令尹晓荷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婴儿立刻止住哭声,还笑了!

这一哭一笑,粉碎了尹晓荷所有的决心,开始重新思考活下去的出路。雨随着她潺湲小朋友的思考渐渐停歇,直至尹晓荷把婴儿放在铁道口的路标下面。她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块标志着五公里外是她的老家红石镇的木制路标下面有一张石凳,孩子就放在上面,当时他睡着了。怕凉,她还脱下身上穿的一件红格上衣,拧干,小心垫在襁褓下面。

天蒙蒙亮的时候,有人捡走了孩子,是一辆过路军用吉普车上走出的两个年轻军人……

要是没有那一声响雷,要是那会儿就一了百了呢?枪口下的尹芙蓉哀哀地想。事实是她从那以后踏上了一条更加艰辛、奇怪的命运轨迹,一条最终通往法场的泥泞之路;更可悲的是儿子也未能幸免……

蓦然一声响,脑海里像亮起了闪光灯,让人什么都看不见。是一颗铜镍合金子弹穿过枕骨进入了大脑,尹芙蓉犹如撞上了昔日那列火车,根本来不及感觉到痛。光亮逐渐淡化,知觉也开始消失,从腿部向上蔓延。尹芙蓉生命意识的最后印象是女儿的眼睛,在零距离处望着她,紧接着是一片漆黑。

一切就这样在瞬间结束了。

第一章

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作为《企业文化报》一名资格不深不浅、半老不小的记者，江达明一面游刃有余地做着采访笔记，一面用剩下的半份精力感觉着眼前的美少妇。来之前，他对尹芙蓉已有所了解：一个十年前来自边远小县的临时工，干过施工队库保，两年前通过公开招聘坐到劳动服务公司所属建材商店经理的位子上。让人费解的是她脑袋上的荣誉似乎过于丰富了，多年的先进标兵，系统劳模，省三八红旗手，与她股掌中的小小集体企业极不相称。

“据了解，尹经理是第一个在省建二公司下属同类单位中实行风险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之初一定碰上不少阻力吧。”

“改革嘛，就是利益再分配，最终目的在于调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人在大锅饭体制下舒服惯了，当然会感到不痛快。你可能也听说了，几年来对我的谩骂、诬陷始终没断过。好在有上级党组织和主管领导的支持，我尹芙蓉行得端站得直，何惧之有？”

姿态优雅的尹芙蓉坐在板式写字台后面侃侃而谈，带着悦耳的声线，让江达明好不享受。在他的见识中，漂亮女人几乎都有一副好嗓子和她们的容貌配套，说不出其中的理由。天生的？江达明脑子里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荣誉是一种成功的标志物，那么尹芙蓉靠的什么？尽管她表达流畅、得体，仍不能使江达明

产生对其作为一个企业经理人的质化方面的印象。是的,靠什么?漂亮女人的存在在江达明眼里是世界上最好的风景,百看不厌,但当她们取得某些身外之物时总让人疑窦丛生。眼前这一位身材娇小,五官卓越,其间的魅力指数可逼天人,那么,她不会是一个例外吧。由此江达明想到了一句俗语: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会有一个好女人或奉献或强有力地支持他。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呢?

“听很多人讲,尹经理在家也是一个贤妻良母,您能介绍一下自己的感情生活吗?”

出乎记者的意料,采访中一直很配合的尹芙蓉断然拒绝了。这反而激起了江达明愈发的好奇心。

“您丈夫做什么工作的?不好说吗?”

“无业,还是个残疾人。”这一次尹芙蓉清晰地回答了,一点儿不像开玩笑。

江达明眼前豁然开朗,他敢打赌,尹芙蓉背后肯定有一帮汉子;这是个蛰伏者,她日后的蒸蒸日上魅力指数是最好的武器,没人能抵挡住。他坚信自己的直觉:尹芙蓉的美丽姿色里有一股按捺不住的骚哄哄的统治力,她娇小的身躯是一座欲望的火山。

走着瞧吧。采访结束后握住美少妇那柔若无骨的小手时,江达明不怀好意地在心里笑道。

罗正民又开炮了。

驻扎在玉潭山的炮团有两门著名大炮,一个是副政委罗正民,一个是作训参谋成刚,两人又是最亲密的战友,经过战场生死考验的那种。以往两人意见一致,便双炮齐放,轰得玉潭山都跟着动,且准且狠,让人生畏,不得烟儿抽的副作用亦显著。后来成刚抗不住挤兑,愤而转业到省城干刑警去了。剩下这一门着实

哑了一阵子。

但这一次他搂不住了。起因是十九连司务长马庆才克扣战士伙食倒卖军粮,先是该连官兵屡次三番举报,却无人敢管,因为公开的秘密是马庆才乃师长夫人的远亲。团部讨论几次都没有结果,大家打着哈哈没人肯出头。罗正民擅自下到十九连查伙食账,一查吓一跳,回头把数字拍到团长和政委面前。谁知这两位还是不敢拍板,只说要做细致的调查研究。一拖几个月,罗正民愈发憋气,索性绕开团部直接报到师里,并扬言拿不出让十九连弟兄满意的处理意见他将告到军事法庭。为这,团长、政委和师政治部徐主任合起来做罗正民工作,目的只有一个,让他撤回材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一旦捅到上面,势必影响年轻有为的钟师长的前程。“也不利你今后的发展啊,正民。”徐主任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就是这句话把罗正民惹翻了,当场对顶头上司们摔帽子骂娘,“姓罗的打当兵那天起就不是来奔前程的,动不得一个小小司务长,我他妈认脱这身衣服!”

回家说与妻子,江怡芳也火了。她也是大嗓门,只不过她的高八度是在课堂上冲学生练出来的。

“也不掰手指头算算,你个代理团副政委排老几?上上下下拖着,谁不想买钟师长的人情,你倒好,还想不想在这儿干了?老山前线回来那批,最次都两杠一星了,打算干一辈子少校啊?”

妻子说的是实情。当年罗正民火线立功,回头保送军校,连他自己都以为满金一颗星的将军肩章指日可得。谁知年复一年,竟熬成了炮团最年长的少校,眼见一个个后来者蹭蹭地蹿到他前边去了。罗正民也曾失落,也曾反省,差哪儿呢?还是妻子一针见血:都是你那臭脾气加原则。

“这是军队,容不得任何人贪赃枉法。不查不办,我等于失

职。人活一口气，眼下这口我咽不下，十九连那一百多号兵更咽不下！”

“罗正民，人话你能不能听进去？四六不懂啊！”

针尖对麦芒吵得正欢，跟儿子同班的邻居小女孩跑来报信：“罗琦、罗瑞跟同学打架被留校，老师传家长前去领人。”两口子跑到学校始知，他们的双胞胎儿子打的不是别人，正是钟师长的公子。

而且是一星期内第二次施以拳脚，上次鼻口见红，这次是门牙报废，外带脑门儿上的一系列青包。

江怡芳又气又急，这工夫打师长公子，人家肯定以为是故意的，这不上眼药吗？班主任老师也抱怨，罗琦、罗瑞偏挑师长的宝贝儿子饱以老拳，她都没法跟人家长解释。罗正民本没打算吭声，听班主任这么一说反而来了气。

“小王老师你这么说不对了。罗琦、罗瑞是不该动手，这小孩子打打闹闹，还分谁的爹娘老子官儿大小哇？”

“江老师，你看你们家老罗，倒冲我来上了……罗琦、罗瑞，当家长面说吧，为什么打人。”

泥猴似的兄弟俩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还是个子细高的哥哥罗瑞交代：钟东骂人，骂弟弟。

“他骂小琦什么？”

罗瑞犹豫着，嘟囔道：“骂小琦是野种、私生子。”

尹芙蓉上下班的代步工具是自行车。每天骑车走在路上是她独处的时刻，也是最难熬、最真实的一段时间。已经说不上多久了，她恐惧独自在人来车往的热闹街市，那样会愈发感到孤寂。这一点，不是所有认识尹芙蓉的人都清楚的。她时常在心里暗叹，没人懂我的，没人……

快到家的時候，一輛摩托車快速駛入便車道，帶着滑稽的噪音誇張地橫住尹芙蓉的去路。騎手摘下頭盔，訕笑着。公平地說，這是一張很男人的臉，蚕眉豹眼，環以青凜凜胡茬兒很重的下巴，烘托出彌足吸引異性眼球的陽剛氣派。可不知為什麼，也不知打何時起，王忠誠在尹芙蓉面前就是直不起腰來。

“啥眼神兒呀，好像我是階級敵人似的。”

“干嗎？”

“老沒見，想你了。找個地方，吃個飯，如何？”

“沒空。”

王忠誠用眼睛上下把她摸個底兒掉，“別那麼絕情，管怎麼說，咱們是老鐵子……”

“那是過去，別再纏我好不好！”

“我糾纏你？當初咱們誰找誰呀，你這是卸磨殺驢，忘了誰把你抬舉上去的。”

“笑話。”尹芙蓉好看的眼睛立了起來，“我有今天，敢說是你的功勞？太不自量力了吧。”

這一句刺痛了王忠誠。沒錯，他沒那麼大本事，否則自己豈會十多年如一日蹲在施工隊長的老窩子上？但嘴巴還是要硬一硬的，“起碼有我在後面推你一把。你的第一塊墊腳石誰鋪的？招工、轉正、當先進，沒我，現在你怕是還在工地上捆鋼筋呢。”

“那又怎麼樣，我並不欠你的。”

這一針簡直刺中了王忠誠的要害。是啊，他給了她想要的，也得到了她所能付出的，賬早算清了，何苦還戀着？要怨，只能怨你活該認了真，老婆孩子都不要了。而尹芙蓉壓根兒沒動過嫁他的念頭，她只是在利用他……不，確切地說應該是交換。

“有了新人忘舊情，比我有用是不是？”

“你給我滾開！滾！”

这一次她的眉毛也立了起来，加上尖厉的嗓音果然奏效。望着尹芙蓉扬长而去，王忠诚恨得直咬牙：别把我惹急了，我可是生冷不忌，什么都干得出来。

可悲的是他并不知道对手是谁。王忠诚掌握的事实是尹芙蓉在他手下干了7年，忽然有一天摇身一变跳到劳服公司建材商店，还当上了经理。也正是从那时起尹芙蓉退出了两人之间的游戏，连声再见都没说。

罗正民一家住的军官宿舍是按他的职级分配的，连体砖瓦平房一间半的筒子间，一间是带炕的居室，半间是厨房，上厕所得去室外。这也是江怡芳最为不满的地方，谁让你是最老的正营职呢。干上正儿八经副团，起码有俩屋啊。

去钟师长家好话、拜年嗑说了一箩筐，留下两桶麦乳精、两瓶水果罐头，心里揣着事儿的江怡芳赶回家时，两个儿子果然揪着那事不放，在质问他们的父亲。

“儿子，你们做得对，下次钟东再骂，给我接着揍，老爸给你们撑腰。”

“爸，你还没回答呢。”说话的是罗瑞。

“什么？”

“钟东为啥总那样骂弟弟。其实我们班好多同学背后都嘀咕，说我和小琦一高一矮，长相根本不像双胞胎。弟弟也老憋着问你来着。小琦，你说话呀。”

江怡芳觉得腿肚子都软了。该死的成刚！真相外人只有他知道，不是他走了嘴，外面不可能传出风言风语……屋子里“哗啦”一声，江怡芳抬眼看去，是一直未吭声的小儿子起身时碰翻了饭碗，碗在地上打碎了。

“小琦！”



比哥哥矮半头的罗琦并没理会父亲的呵斥，“爸，你跟我说实话，我是不是……真不是你们生的？”

他的声音颤着，颤得江怡芳心跟着抖。仿佛等待了一个世纪，她才看到丈夫打开水曲柳书桌的暗锁，从中拿出户口簿和出生证，“瞧，这是你们哥俩当年的法律出生证明。十年前的7月18日，妈妈在老家红石镇卫生院生下的你们俩。小瑞早生20分钟是哥哥，小琦是弟弟。还有问题吗？”

只有江怡芳能听出来罗正民的语气里有一种他撒谎时特有的镇定。

事实上他的确是在撒谎。

一进家门，尹芙蓉一下子蒙住了：客厅里坐着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女。看着眼熟，又很陌生。

直到那人怯怯叫了声姐，尹芙蓉恍然认出原来是自己的亲妹子。

“你是……锦荷？”

“姐，是我，是我呀。”

尹芙蓉急急走过去，本来张开着双臂，到妹妹跟前又垂下了，眼睛转瞬又恢复着陌生。整整十年了，未曾与娘家人有过任何往来，在她的意识中他们早就不存在了。

女儿楚楚的小脑袋插在母亲和小姨中间，“小姨说你们十年不见，妈妈怎么一点不激动啊？”

给女儿这么一说，尹芙蓉不好意思了，勉强拉住妹妹的手，“长大了，成大姑娘了。我离家的时候，你只有楚楚这么大。”

“姐，你可是一点没变。”

“哪能，老了，30岁人了。坐，坐。”

姐妹俩坐在沙发上，竟一时无话，只是互相客气、拘谨地打

量着。幸亏小楚楚在旁边没话找话，一会儿说姐儿俩有几分相像，一会儿称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多少掩饰了些意外会面的尴尬。

郝景波跳舞似的从厨房里端菜出来，慌得尹芙蓉急忙迎过去，“你看你，又下厨房了，不是说好我回来做嘛。快给我。”

“这不锦荷来了吗。楚楚，领小姨洗手去，准备开饭。”

趁在卫生间洗手的空当儿，尹锦荷偷问楚楚她爸爸的腿脚，楚楚一脸鄙夷地告诉她：小儿麻痹、尿毒症，多了。啥都不能干，跟个废物差不多。外甥女的这番话，让尹锦荷万分惊异：姐姐怎么嫁了这么个主儿？当年再走投无路，也不至于呀！

饭菜很丰盛，桌上却缺乏应有的久别相聚的热烈。尹芙蓉只是给妹妹夹菜，说的尽是客套话。郝景波知道妻子和娘家的夙怨，也不多嘴。只有楚楚外婆长、外公短地问个不停，被母亲屡屡打断：“小孩子家哪儿那么多话，好好吃饭。”

晚上休息，郝景波善解人意地要求搂女儿睡，把大房间让给芙蓉姐妹。毕竟十年不见，会有说不完的话。孰料楚楚回答得很坚决：“不，你身上有味儿，我和妈妈、小姨睡。”

郝景波自嘲地一笑，说声这孩子总嫌弃我，便独自去了女儿房间。姐妹两个和楚楚挤在大卧室的床上，仍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热闹情景，一直是锦荷和楚楚在问答，芙蓉在旁边一声不吭。好不容易把小妖精哄睡，锦荷才小心翼翼地问旁边的姐姐：“姐，你不知道爸妈咋样了？”

“不想。”尹芙蓉回答得简洁干脆。在她心目中，自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因而生命不再属于任何人。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在记仇啊？他们也都老了……”

尹芙蓉打断妹妹：“锦荷，你突然来省城，是有事吧？”

锦荷没言语，从贴身处摸出一纸公函递给姐姐。那是一份省

财税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尹芙蓉又惊又喜，高兴地坐起来逐字读了一遍，“大专啊，不错不错。学校在西郊路，我知道地方，姐明天带你去。”

锦荷脸上不见应有的喜色，细若游丝地说道：“学费还没着落呢。”

“怎么，他们一点没给你准备？”

锦荷黯然摇头，告诉姐姐，她们的父亲当年是病退，进入晚年哮喘病日见加重，没劳保的母亲身体也不好，父亲那点退休金大半要送往药店，家里根本没积蓄，“所以……所以他们让我来找你。”

“让我负担？亏他们想得到？当年他们怎么对待我的，你比谁都清楚……”情绪上来，尹芙蓉说不下去了。

“老家那边，都知道你现在过得不错……姐要是不肯帮，我只好回去了，这书我念不起，就当没考上吧。”

说到最后，锦荷眼泪出来了。尹芙蓉本来有一肚子苦水要倒：自己的风光都是表面的，丈夫有病，要常年做肾透析，女儿也上学了，哪儿都得用钱，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上班，等等等等。见妹妹挥泪相求，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知道那张纸对妹妹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人的命运转折点啊。锦荷回去能干吗，去粮库上班，重蹈姐姐的覆辙？尹芙蓉不敢想了。

锦荷睡得不踏实，几次醒来发现姐姐没在床上。她并不知道，姐姐在客厅里坐了一宿。早晨起来，锦荷看见自己的行李被收拾成一堆放在人造革沙发上。

“洗洗脸吃饭，一会儿咱们走。快点儿，发什么愣啊。”姐姐脸上仍是一团客气，递过一个信封，“是送你去学校报到，不是回老家。这是你头一个学期的学费、生活费。”

假的，肯定是假的。罗琦的小脑瓜完全被这一判断主宰了。没有理由，惟一依据就是他和哥哥长得太不像了，一个高瘦，一个矮胖，脾气秉性更是差上十万八千里。

但罗琦没敢当着父亲的面面对出生证明提出质疑，只是私下里对哥哥嘟囔过。

早晨上学哥俩一起走的。上第二课时罗瑞发现弟弟不见了，到中午也没露面。中午回家吃饭连忙说与大人，父母也慌了。

“你弟弟失踪前有啥异常吗？”

“没看出来呀……对了，早晨上学时小琦说了一道，出生证可能是假的。”

罗正民两口子面面相觑一时无言，这让长子也蹊跷：莫非老爸老妈真在说谎？

每周一、周四，是郝景波到省医院做血液透析的日子。

“周大夫，我能不能一周只做一次？”

做血透并不痛苦。郝景波心疼的是花钱，每次要 200 元。这是一方面，他心疼钱还另有隐情。

主治医生告诉郝景波，他的肾脏一年前便基本丧失调节功能，难以维持体液电解质的平衡和排泄，一周只做一次等于慢性自杀。“又心疼钱了吧？你爱人刚把上半年的费用交了。”

“这废人的日子，几时能熬出头啊。”

病友老唐插话，“大夫说了，咱这病要根治，除了换肾没二辙。”

换肾的手术费郝景波知道，那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数目。

“愁什么，不是还有你媳妇嘛。”老唐笑嘻嘻地说，“她对你那么好，又能干，肯定有办法。哎，前些日子我还听到她和周大夫聊手术的事儿呢……”

老唐不知道，郝景波最闹心的正是这个。他的慢性肾炎转为肾衰竭已经好几年了，透析由一周一次递增为两次，正所谓花钱无数。郝景波没工作，甭说医药费，吃喝拉撒睡全得仰仗老婆。而尹芙蓉每月的工资加奖金不过三四百元，这其中大有文章啊！

做完透析尹芙蓉来接的他。服侍丈夫用过午饭，尹芙蓉刚要走，被郝景波叫住了。

“芙蓉，你先坐下。”

“什么事快说，我班上还有事呢。”

“听周大夫说，你刚交了半年的透析费用。”郝景波盯着妻子，脸上带着罕见的严肃，看样子下了很大决心，“还有锦荷的学费，也是你给出的吧？”

尹芙蓉莞尔一笑，“我做错了吗，她是我亲妹妹呀。”

郝景波拿出一大叠票据，大都开自医院。他计算过，仅三年来的开销就高达5万元。

“我只有一个问题，你哪来这么多钱？”

“景波，早跟你说过，”尹芙蓉不慌不忙地笑着，“在这个家里，你只需安心养病，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你必须回答，这话在我肚里憋了不止一天两天。”

“你是我丈夫，这个家的户主，治不好你的病我才于心不安呢。景波，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根治你的病。”

郝景波一愣，“这么说要给我换肾也是真的？”

“到时候我会给出答案的，而且能让你满意。好了，我上班去了，晚饭等我回来做。”

妻子走了，郝景波习惯性地到窗口目送她。一分钟后，郝景波看到楼下推着自行车的尹芙蓉正在用力摆脱一个戴摩托头盔男人的拉扯，好像还呵斥那家伙几句。

郝景波并未感到惊奇，因为此景此情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天擦黑罗琦还不见影儿，全家人心都悬了起来。罗正民扛不过妻子的逼迫，无奈到连队找战士帮忙。于是玉潭山十八里军营内外到处亮起火把、手电，远远看去犹如飘动的萤火虫，煞是好看。但风景并不能解决问题，大部分人马撤回罗家时已近午夜，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小瑞，你再想想，小琦最有可能去哪儿？好儿子，快想想，使劲想……”罗正民嗓子都哑了。

罗瑞便使劲想，终于说出一个去处。

这个去处其实并不很远，离家也就半小时的步行路程。是一个旧防空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时代的产物，建成之初便废弃了。罗瑞是在去年暑假时和弟弟、其他小伙伴玩探险游戏时发现的，当时罗琦鬼鬼祟祟对哥哥说过一句话：有朝一日走投无路，他或可来此藏身。

一行人打着松明火把跌跌撞撞走过一段山路，在罗瑞的指引下找到杂草掩蔽着的防空洞入口。

罗琦果然在。他的藏身处是防空洞尽头一只放倒的旧汽油桶，里面还垫了些草，很知道照顾自己的样子。但不知是饿的还是情绪所致，罗琦不言语，也不肯抬头。

罗正民什么也没说，从泪珠涟涟的妻子手中抱过小儿子背上肩头。罗琦仍不吭声，顺从地伏在父亲宽厚的肩上一直到家中。全家没人责怪，只顾把好饭好菜好言相劝往他面前推。谁知罗琦不买账，吃了几口便开噤。对面的三个人也不知怎么劝，愣愣地看着罗琦恣意。

“妈，爸，我到底是谁？你们告诉我行吗？求求你们告诉我吧，我长大了，别再瞒我了。爸，妈……”

罗瑞看到，父母亲不经意地相视了一眼。这一眼一下子让